



是應該做友誼的等類的事，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

但是，現在我們處在何等的地域中？想讀那一類的書？我們所轉的這種紅皮書，他雖然在書架之下，專為你們而設的，總還你們選取就是了！

第二，我們想讀那一種，都注重在「幽默」二字，決不教人感到一點沉悶！想「幽默」時，這幽默是怎麼？幽默的幽默，可帶在手邊而不覺得寂寞的！

現在，我且把這書架裏和著作的書目開列在下面：

上海的回光	一冊	徐國楨著	國公八人及其他	一冊	徐國楨著
山	一冊	徐國楨著	哀悼	一冊	徐國楨著
印後鳴謝	一冊	徐國楨著	哀悼	一冊	徐國楨著
上	一冊	徐國楨著	哀悼	一冊	徐國楨著
徐國楨著	一冊	徐國楨著	哀悼	一冊	徐國楨著
徐國楨著	一冊	徐國楨著	哀悼	一冊	徐國楨著
徐國楨著	一冊	徐國楨著	哀悼	一冊	徐國楨著
徐國楨著	一冊	徐國楨著	哀悼	一冊	徐國楨著
徐國楨著	一冊	徐國楨著	哀悼	一冊	徐國楨著
徐國楨著	一冊	徐國楨著	哀悼	一冊	徐國楨著

一八，六，一。若狂於上海

幻 迹

過去的半年，就好似做了一個夢，完全是幻。現在回溯起來，真有些不相信我生竟經過了這麼一個歷程。在沒有步入這個歷程之先，誰也夢想不到，奇巧的事實總是出人意外的！然而就因為事實太奇巧，所以為時很暫，麻醉力之中人還未深；逃回來後，也便如做夢醒來翻了一個身，忘去了大半，只記得大概了！大概也不過如此：最初是窮，遇了一個奇妙的女子，變成不窮，做官，女子被殺，逃，未逃以前



的事蹟，逐漸模糊；逃之痛苦的印象倒還深，又因為算是最近，所以記得清晰；以前，真的和做夢一樣，渺無痕跡。而且在現在，却也沒有追索的勇氣，只好任其自然的模糊下去咧！追憶起來，無非感覺着煩惱，悵惘，慚疚，以及可笑，終還是不相信我生竟經過這麼一個歷程。我將過去的半年視為幻境，倒反使得心中寬泰些。若是無謂的追索幻迹，當做有人生歷史的價值，那就是徒然自苦了。後面的日記，是我從逃回來後僅存的一隻小箱子裏翻出來的，翻出來時並沒有讀，仍然擱置着，不過掉了一個藏放處。後來又有一天看見了，正是無聊時候，心中毫無感想的取來看看，竟使我不勝驚奇；憶念中的過去事實，歷久而愈模糊，愈平淡，不過是窮，遇了一個奇妙的女子，變成

不窮，做官，女子被殺，逃，如是而已。日記中所寫的，却全是心理變態，尋常一件事實，在現在的我看來，並沒有興奮描寫的價值；當時的日記上，却引爲非常安慰，非常可寶，或許在當時有人看見，也要嗤笑的，然而我還保存至今，得能從幻境裏留下一點迹象來，讀了一遍之後，很感到慚愧而且羞人。最初想燬去，又覺可惜，仍然丟過一邊；也並不是想保存，不過心理上以爲還是攔着好。再過了幾天，我認爲大可整理一下，把來發表了；發表的理由：就是我在過去的半年中，心理怎麼會變態，這於心理學上，多少有點關係，可以供研究，除了這一點以外，等到現在燒燬，已嫌太遲，我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上觀察起來，才有發表的興味的。其實，假使年光倒流，將我重行拉

轉到過去的環境裏，說不定又要自覺現在的心理變態咧。人類怎麼會長白頭髮的？還不是心理多變的緣故，我凜然了！

上面彷彿是小序。末了，再將姓名告訴讀者：我姓奚，名光漢。後面所發表的，已經就原稿加以刪訂，所以不是逐日記，這也應當聲明的。

二月十四日。（我是二月初一日晚上到上海，寓在大和棧樓上四十二號，等候職業，一時找不到，帶來的錢用完了，很困難；十二日便遇見那奇妙的女子。當晚就使我很興奮的寫日記，所以日記的開始並不是由十四日起，我刪去了。）昨晚睡得遲，今天起身也就很遲；其實在七點鐘時便醒了，自家曉得起身之後必然乏味，而且空虛，還是在被窩裏甜蜜些。這

空虛也無非是金錢缺乏，昨天從葛君豪那邊順借了兩角錢回來，坐車子化去二十四枚銅元，十八個銅元買了一碗麵，所賸無幾，買點心都不夠。幸而這幾天來，過慣了空囊生活；不然，豈僅覺得空虛，還不免恐慌呢。前昨兩天的事實，藏在腹中，大有飲食的功用；從七點鐘起，到九點鐘，醒着兩個鐘頭，並不覺餓。經驗來告訴我說：「凡人睡着不醒，雖至于飯時，醒來之際，總不覺餓；然而醒着在床上不起身，就要思食了。」誠然，已往的我，確是如此，一覺醒來，便要起床，剛淨過面，就要吃東西，睡在床上不起來也要餓的。今天不然，只把奇妙的她反復想着。我寓在這裏十多天，窗外的一座洋房，已看慣了，正對着這裏的一個窗子也看慣了，似乎沒有看見過有什麼人。前天從對面窗子裏發現一個美貌女子，一連兩

天，女子就像沒有離開過那窗口，我一抬頭，總看見她，怎麼不令我迷惑，至少她都在那兒注意我罷。異地飄泊的我，又在窘境中，彷彿心都冷了，忽然被烈日曬了一陣，連血也熱沸起來，薄薄的兩條被，大有春意，一點不感到寒冷，躺在床上想了兩個鐘頭，又睡着了。這一睡就睡到十二點鐘，直至茶房在外面敲門說：「奚先生！開飯了。」我才驚醒，懶洋洋的披衣起來。

虧得大和棧的中晚兩頓飯是整付的；否則起身之後，依然是一個問題。吃了飯，賬房陳先生從我身邊走過，囁咕了一陣子，我的心思只在對面窗畔的女子身上，支吾過去，忙忙回到房中，美麗的臉龐果然又現入眼簾，似乎她已等待我好久了。我們的視線就有一刻鐘光景沒有歧離，足以令

我忘去一切痛苦，心的顫動也好比初入花叢的青年，——沒有經過戀愛生活的青年——渾身血液在旺流着，意識反而茫然，至於久久，視聽也逐漸模糊了，忽然之間，對面的女子已不見。理智就趕緊來向我詰誠：「你沒有戀她的資格，雖然她在戀你，——其實還料不定——等到看見你的囊底時，她立刻就要變爲嘲笑；你現在不但沒有癡戀她的功夫，簡直連把她的倩影放在腦筋裏也可以不必，全部思想集中於職業問題，還不能得到解決，那裏能夠非分措意到美色呢？」我倒很明白，本來只消伸手向囊中一探，就能證明這詰誠是對的。我再笨些，這美色與金錢有聯帶關係的原則，總不會忘記。何況這女子是誰，她注意於我，是不是和我的心情一樣，或還是把我當做足資玩賞的可矚景物之一，而作爲臨眺消遣之需；假使如此

，那我就笑笑出來了。我設想到此，就不禁很悲傷——我的頭髮爲什麼這樣長而蓬亂？我的臉色爲何這樣蒼白？現在縱然是春天，還很寒冷，人家都穿着皮袍子，我爲什麼却穿着這麼一件敝舊的布棉袍？自家不肯向鏡子照，那末這副寒酸相之不能見人，便不言可知了！衣着華美的她，目我爲可供哂笑的景物，實屬意中事。我何人，雖然一時窘困，肯甘心供女人人家哂笑嗎？心裏這麼想，立刻便發生劇烈的煩惱，昨夜那麼安排好的步驟和目的，也便立刻覺得是發了怔忡的思想，而且羞人。我唯有用被蒙着頭睡一回，才可以免去這又煩惱又羞愧的不可堪。

不料剛剛蒙上被，又轉念過來。閉了眼睛總和睜着眼睛時的意識不同，我向來如此，而且往往矛盾；方才是一怎麼樣的煩惱而羞愧，因了羞愧才

蒙上被壓覺，甫一合眼，便覺得方才的思想太不合，太近於俗，煩惱固不必，羞愧也不免頭巾氣，事實都是奇巧的，用普通情理去推測，大都不能中。此番事實的發端，便已奇巧，兩邊的窗子，會得一直線的相對着，彼此正和對面無異，只是中間隔了一條馬路。而那女子，又居然一連幾天從窗中注意我，馬路上可笑的人，來來往往，正不知多少，她似乎從沒有注視過。昨天一個妖形怪狀完全女性式的青年男子，扭扭捏捏的從馬路上走過，旁人都發笑，她不過略略順下眼去看了一下，一點不希奇，隨即抬起頭來，又看了我一下，才回身離去窗子，這個可以證明她並非我爲足資玩賞的可噓景物罷？我雖難看，大概比較那怪男子還好看些。何況她這幾天來對我注視的神情，大有戀戀之意，決不可說是偶然；或者還有我所不

能知的奇妙事實，在背面，我何能想置？在她恐也不能放過我。於是昨夜安排好的「先打聽她姓名身世」的第一步，覺得很適合這情勢了；這倒不難，此間的茶房總該知道。雖說職業問題很重要，然而這種有異樣興味的事情，青年人正不可少，否則我不如到沙漠中去了。

重新從床上立起來後，方才閉着目的思想，倒並不覺錯誤；先前的思想，便如燈焰被風吹熄一般，不復措及，我認定那女子之注視我，決非偶然，從樂觀方面想，或者還能因此發現新的幸福園地，那也未可料。於是我便從事選擇一個比較與我接近的茶房，打聽她的姓名身世，這裏的茶房，一共有十幾個，但是每日侍候我茶水的，只有一個老辭，這時候竟不知那裏去了。我看不見老辭，很爲心焦，別的茶房像我這樣一個窮困的客人

，未必肯高興講，只好耐着，等候老薛回來。自鳴鐘却已敲了三下，昨天楊敏時教我今午三時去聽回音，是不能不去的，也許那邊的事，已有圓滿答覆。職業問題解決下來，就可暫安一時，奇妙女子的問題，在眼前畢竟是屬於次要的。

可憐我連坐車子的錢都沒有，慢慢的走了去。這時候的心中，就只有職業問題，昨天楊敏時對我說的話，不住的在腦際盤旋，好像有希望，大概可以有五十元一月的薪水，如果成功，我倒也滿足了。不料彼此會面後，楊敏時就是有一刻鐘沒有開口，我的心弦不禁一震，似乎耳畔有人說：「恐怕完了！」我知道，一定完了，楊敏時的臉色，也分明在那裏告訴我呢！然而在他未開口之先，希望還未全絕，等他對我說了一大串抱歉，前

途已經有人滿之患，另候良機的話後，這才惘惘然走出來！其實先前雖以爲有希望，同時也知道未必，不過已溺在水中的人，明知一根水草不能攀繫而上，然而總還要伸手去攀一下的！我走近寓所，打算到她屋前看看，却竟缺乏勇氣，和竊賊一般的掩進了寓所的門，原來那位賬房陳先生，我已怕見了！

回到房裏便如失去了知覺，失業的恐怖，逼退了腦中的綺想，渾身無力，精神煥散得坐也不能坐，頹然倒在床上，我的思想，也不能集中了！只覺一切都已空虛，回里又不可，真不料這回到上海，竟失敗至這地步！老薛進來喊我吃晚飯，我答應的聲音，忽變成細啞，更令我恐怖起來，不要在異鄉生病，那可怎麼好？草草吃了一碗飯，依然回到房裏睡覺，我知

道失業的危險已經在燃着眉毛了，可是又不知怎麼進行。因了楊敏時那邊一失望，便將我墮入深淵，愈恐怖，身體愈加飄飄然，不僅無力，奇妙女子一直到夜深還沒有到我的記憶中來。

二月十六日。昨日一天在昏昏中過去，奇妙女子照例在窗口看見，沒有什麼感想，事實上生活恐慌不能免除，我也就沒有積極措意她的心思；這倒是勢所不至，無論怎麼曠達的人，總也不能餓着肚子去戀女人的。有時想起，煩惱與羞愧却還不免像閃電般在腦中一閃，不過隨即便轉念過來；我很感傷，原來戀女人這回事，終究不能背了金錢原則而能成功的。有了金錢，便沒有絕對的障礙，也不會自餒，可以不斷的猛進。現在這蓬亂的長髮，蒼白的臉色，敝舊的布棉袍，自家就先氣沮；雖然她未必因此

輕視我，我總要疑惑，何況還不能確定她是愛慕我呢。這一種無謂的糾纏思想，縈迴不已，直好似亂絲一般，再也理不清楚，內心的懊悶，真是不可言宣，更何況我還有失業的恐慌！

今天起身很早，爲的要到奚秉鈞那裏走遭；他是我的遠房兄弟，幼時很窮，我的父親常常幫助他，才能夠讀書卒業，現在做了中學教員了。我到上海的第三天，曾去看過他一次，托他謀事，他說等候機會，我也知道所謂『等候機會』，是極渺茫的；但是屢次失敗四面楚歌的我，還當做那邊有一線生機在着，或許這機會已經等到，也未可知。而且我身邊已沒有錢，不僅賬房陳先生那裏無以應付，零用錢也沒有了，今天我可不客氣，要向秉鈞告貸一些，論情理秉鈞總不會拒絕的。我在八點鐘起身後，檢點

昨晚當去的一件短衫的兩角小洋餘款，還有三十四個銅元，買了一碗麵，坐電車尚夠。照例一面吃麵，一面從窗子裏看對面，却沒有看見她，吃完了麵，從房中走出寓棧的大門，寒風瑟然一吹，我感覺到淒涼了！此去乃是問一個曾經受過我家恩惠的族人請求幫助，何等的慚愧呀！秉鈞在六年前，還求我父親幫助，我在旁邊親眼看見的，現在竟易地而處了！

「等候機會」的這句話，本來毫無責任，機會沒有到，也早在我意中，並沒有失望的悲哀。不過秉鈞只能幫助兩塊錢，却非意料所及，我不願意用大義去責備他，說什麼人心不古，世路崎嶇。他也是很可憐的，因為要求我諒解，把他不欲人家知道的窮苦內幕也赤裸裸的講給我聽了；這在他，必然很痛苦，假使我有別的法子，這兩塊錢便不肯拿回來。可是從他

那一番陳詞裏，所謂「上海開銷大，應酬繁，往往一頓晚飯，也要三四元」的幾句話細味起來，我又很憤慨；假使我現在有相當的地位，遇見了他，豈非也免不了應酬，兩塊錢還不夠嗎！然而我不能計較，終於默默的取了兩塊錢，回歸寓棧；不料才進門，便使我大吃驚，身體似突然的往下沉，呆呆的立停了。賬房陳先生分明在那裏說：

「奚先生！一早就出去的麼？」

這幾天來，我躲避這位賬房陳先生就和耗子避貓一般，雖然他不會真個像貓兒那麼殘酷的把我吃進肚去；然我進了這棧寓，總非常的擔心，日子愈久愈不容易應付，空言搪塞決不能教人家信任的。何況我這樣子，便分明挂出了一面窮招牌，巧於詞令的人處到我這境遇，恐怕也要變成啞子

罷！「是的，陳先生！」我答着，勉強裝一付笑容，却不知我的臉上，究竟是不是笑容，或還留有傷感之後突然吃驚的影子！

「奚先生！請到裏面來坐一坐罷。」陳先生說。我隨他進了辦事室，就差不多是一個候判的囚人；陳先生的莊嚴，也正和法官無異。我一些沒有準備的在陳先生辦事的桌子西首坐下。陳先生還算客氣，送了一支香烟過來，緊張的空氣，就緩和不少，我大大的感激；但是不安終還是不安。我打算搶先說幾句懇切的抱歉語，可是竟說不出，一顆心不住的在腔子裏跳着。

「照我們這麼的章程，」陳先生一面擦火柴，說：「奚先生！你也知道的，都是先付後住，因為是李先生——我的朋友，是介紹我寓在這裏的人

——介紹，特別通融每十天一結。誰知你先生却一文不付，真令我十分爲難。須知九角大洋一天，食宿在內。除了敝棧，別處沒有這麼便宜的。啊

「是的！」我答，接受他的好意。

「敝棧和旅館不同，要供給客人膳食的，開銷就很大，」陳先生把香烟燃着，我也燃起來吸，繼續說：「天天要拿現錢去買菜，你也知道，如今住了半個多月，不付一個錢，在情理上未免說不過去罷。前幾天同你商量過，始終置在腦後，好像沒有這回事；但是你先生吃飯却照舊吃飯，我們對待客人，總算不錯了。」

「真對不起！並非置在腦後，不過款子沒有寄得來，暫時請掛在賬上，

終要算清的，對不起！」

「你的款子何時寄得來呢？」陳先生的面色忽然一變，如罩濃霜；我更惶恐了，好久才答道：

「日內就要寄來，」我不知怎樣措詞才好，很想提出一個證明來，使他相信這話；可是竟提不出。因為我雖寫了一封快信給南京的一個朋友，商借二十元，自信很有把握，然而到底還沒有匯來。

「不是這麼說，我們不管你那裏有款子，我們只要你付清了賬；假使這裏的客人和你一樣，我們早就不能維持了。」陳先生嚴重的說，空氣又復緊張，我低垂了頭，更沒有什麼可以說的話，陳先生又開口了：

「今天無論如何，都要將十天的賬付訖。——」

「這裏的客人都是先付後住的；先住後付，已經是特別優待，奚先生就設法付出來罷！」

忽然有第三者參加進來說。我抬頭一看，却是老薛，正植立在賬房的門口，奇妙女子就在我腦中一閃；但只一閃，便過去，要緊應付這最急問題。同時還因了老薛在場，有些慚愧，然而這慚愧也不過像方才奇妙女子的一閃即逝。陳先生嚴重的說話又在耳畔活躍起來。我被逼到這地步，無法可想，還是將奚秉鈞借我的兩塊錢拿出來，搪塞一下；本來在初進賬房時就想到，又顧慮着零用，到此，這兩塊錢已保留不住了。可是尙不知陳先生肯不肯先收到賬上去。

果然，陳先生只斜過眼來看了看我放在桌上的兩張中國銀行的一元紙

幣，並不接受，側過身子背了我仰着面說：

「嘻——兩塊錢！」

「暫且收在帳上，日內我再付清就是，對不起，現在我就只有兩塊錢，零用錢也沒有了？」我說到零用錢，不禁淒然，然而還懸心着陳先生肯不肯讓我過去。

陳先生鼻子裏哼了一聲，，重新將身子側到我一面來，說：「九角大洋一天，十天九塊錢，轉瞬又是十天，要十八塊錢咧！」

我唯唯，聽這幾句話，形勢又復趨緩和。不久陳先生取過兩張鈔幣，放入抽斗中，才知道已經高抬貴手，我從重圍中衝出來了。於是就鄭重的說：

「款子寄到時，我總付清；大概還可以付出十八塊錢。無論如何，我若繼續住下去，決然每十天一結，不拖欠的，現在很對不起。」

今日的問題暫告解決；我回到房中，透了一口長氣，精神上就覺得鬆散。睡了一會，老薛來喊我吃飯了；我想問他對面女子的姓名身世，因了方才受那賬房陳先生逼迫時他曾看見，便有些赧赧然。吃過飯後，再回到房中，奇妙的女子又出現在對面的窗口；她還是照例向我這邊看，似乎要竭力看清我房中的東西，房中沒有什麼，一張床，一張桌子，桌上放着許多書，可以看的也還是我的人。雙方注視不久，我要求知道她姓名世世的熱情就如火一般的燃燒起來；方才的恥辱完全忘去，忘去了一切，急切之間，恨不得跳過兩重窗子。從她注視我的精神觀察下來，她確是有意思，

但我竟沒法可以證明！

下午的半天以迄於晚，還只在昏昏中過去，五點鐘時出去看了幾個朋友，這是爲了職業和借錢。今天雖有兩元的進益，却不過在我手上經過了一下，很痛苦的借來，很痛苦的用去，結果也還能獲到相當的幸福，可以自由進出這寓棧的大門，一點不畏縮；金錢能驅退不良的魅影，令我不勝感嘆！老薛很忙，晚飯後奉了一個有錢客人的命令，到城裏什麼親戚家裏拿東西去了。奇妙女子照例在天黑後不能看見，只在我腦中想。

二月十九日。早晨九點鐘光景，我還在睡夢裏，忽然有人敲門說：「奚先生——掛號信。」

「掛號信，」這三字就像在我耳畔噓的一聲響，立刻坐起來，知道喊我

的是老薛；一面應着，一面披衣下床，開下門，老薛進來了，他也很高興的說：

「南京的掛號信，剛收到的。」

我取過，不暇細瞧，心裏反而突突的跳，手也顫動；我勉強鎮靜，帶笑說：

「唔！剛寄來的。」

拆開之後發現二十元匯票，我大喜欲狂了；心裏還在跳，手也還顫動，臉上且一陣陣的烘熱。到老薛退出去後又過了好久，這劇烈的震顫方才平靜下來。然後才看信，信寫得很長，暫時也無暇細看，三行當做兩行的草草看畢；就準備到郵局兌款；兌到款子，付去了房飯錢，還餘四元，我

又給了老薛一塊錢，我於是也做了體面的客人了，——因為還沒有二十天——精神上就非常痛快，一時倒忘記了寫回信。

於是吃飯也大模大樣的，走路都有了精神；私心要和賬房陳先生碰碰頭，不道却反而參商了，午後照例從窗口看見她，還是那麼四目注視，她的臉上，忽露着一種淒涼的神色，以己度人，大概她也急於知道我的姓名和身世；我們的精神方面，也許已日益接近了，却可惜我的職業問題，竟不知何時才能解決！

許多茶房中老薛最忙；因為老薛的眼睛，是長在適當的部位，看起來，沒有什麼大差別，不像其他的茶房是把眼睛長在額角上的，大家就都很歡喜老薛，不論什麼事都要差遣老薛，所以老薛便沒有閒空了。我等候

了幾天，老薛總是跋來報往的忙着；更因了自家窘困，影響到青年人應有的特性，非常氣沮，就是碰着可以詢問的機會，也都失去；今天用了十七元的代價，購來我應有的特性，這才將束縛解除了。晚上在外面理了髮回來，老薛獨個兒立在廚房外，尋覓什麼似的，我就問道：

「尋什麼？」

「尋一塊小的瓦片，奚先生！」老薛答。

我還苦於不知怎樣問起，立在旁邊冷視了一會，老薛就匆匆的走了。我回到自家房中再踱到客堂時，老薛恰又在着，沒有事，坐在東邊靠壁的椅子上，是兩張椅子當中間着一張茶几的左邊一張椅子，我就在右邊的這椅子上坐下來了，爽爽氣氣的講了一些別樣閒話；我深恐有人呼喚他，再

找這機會就又難了，便矯作不經意似的口氣發問：

「我們這棧的右邊，正對我房裏壁窗的一所高大洋房，是新造的罷？」

「前年秋間才竣工的；當我才到這裏的時候，也還是一樓一底的房子，不久被陳震春買去了，於是就重新建築起來，改了舊觀。」

「啊！陳震春，」我突然失聲的說。但隨即這訝異的態度就恢復原狀，淡淡的道：「陳震春上海的公館就在這兒，可是他本人並不在上海啊。」

「在山東。」

「是的，在山東；現在據報上說，他以警察廳長兼任全省剿匪司令了。然而瞧現在的局勢，恐怕山東終究保不住，雖然報上革命軍進展的消息不盡確。——」

「管他保得住保不住，腰包裏總不在少數了！」老薛忽然慨嘆的說。
「這幾天有一件事很奇怪，不知怎的我總能從窗子裏看見一個年輕的女子，頭髮已剪去，很時髦的；她也每日都要伏在窗口看。不過才二十歲左右罷，誰呢？」我閒閒的問。

「那恐怕是陳震春的二姨太太。」

「姨太太！」我聽到姨太太三字，似乎有失望的意味，但又追問道：「大概是青樓出身罷？」

老薛搖搖頭，說：「據說倒是好人家的女兒，被陳震春奪了去的。」

「怎麼又不帶到山東去？肯讓她一個人住在上海。」

「這個外人那裏知道呢。」老薛笑起來。

我也笑了，還要再問，老薛已被一個客人喚去，我也就回到自己房裏。

二月二十六日。生活問題依然不得解決，對於奇妙女子却有了可驚的進展，今午三時，我竟已和她作過長時間的談話，——第一次談話；昨日以前我們就仍不過在窗中遙遙晤見，誰想得到會在A園中遇着她呢？午膳後，我爲了職業出去看朋友，一些沒有結果；歸途中經過A園，看見進去的人很多，我也就跨了進去，無非是遊散遊散，解解胸悶。我進去繞了一個圈子，覺得也無甚意思，正欲回寓，忽見她從左首一個亭子上拾級下來；才看見時，沒有想起就是天天在窗中晤見的女子，但覺是個熟識的人。就在這意識未及清明之際，不期然向她領首爲禮；她大概也是不及熟思，

受了我這貿然領首的呼應，還了一個領首禮，等到心地明白過來，大家都禁赧然，這是從她的臉色上可以測知的。但我雖已明知爲誤，爲了半月來熱情的燃燒，碰到這「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那肯放過？再瞧她，竟已立停下來，並不走開；正可利用這一誤，向前進攻；這一誤就是一張絕好的護身符，不會有無趣的惡反響，何況她立停了不走開，也分明在暗示我，似乎說：「我和你是一樣的心思啊！」於是我便開口說：

「你也到此地來遊散麼？」這個問題其實很無聊，然而我的心已禁不住劇跳了。

「是的，」她答，同樣無聊。可是這開始究竟是不容易的，雖然答得簡單，並略略有些不自然，在我已獲得良好結果。緘默了不到兩分鐘，就被

我尋着一個較為接近的問句來：

「你一個人來的麼？可還有同伴？」

她向小池邊看了一下，說：「是和我那小的妹子同來的，她到池邊看魚去了。」

「這裏的佈置倒還好，只可惜天然的景物少些，你可是常來麼？」

「不，小的時候，因為我家就在附近，倒常常來；這次回上海，還是第一次進來呢。」

我們接談了不久，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女子跳躍地奔來，這大概就是她的妹子；她握住小女孩子的一隻手，問道：

「看見了魚沒有？」

「多咧，有的還要跳出水面來，就可惜捉不住！你也要去看看嗎？」

她微笑了笑，順過眼來看了我一眼，再對小孩子說：「我不要看的；你這麼跳來跳去，可覺得疲乏嗎？」

小女孩子沒有注意她的話，一隻手在她的握中，眼睛却看着亭子，似乎發現了新的可愛物，池裏的魚就不在心上了。我說：

「這可是令妹麼？」

牠點點頭，同時將小女孩子的手拉一拉，倦意的道：「到那裏去呀？」我又接着說：

「令妹大約要到亭子上去，倒可去坐一回，上面正空着沒有人，」我就先走上去，果然她也攜了妹子的手跟上來了；於是我們又交談，但大家都

不提窗口互窺的話，只講講園中的景物，正和熟朋友一樣，使我感覺到神祕，我看看她的臉，她確是半月來我每日在窗中看見的女子，換了個所在，又碰在一起，居然很熟的談話了。

園中的景物凡是我立在亭子上可以瞭見的，都批評過了；離開園的景物而講園外的話，總覺太早，長久緘默着又感到不安，我便打算先走，在這時候我才想起還不曉得她姓什麼，互話了好久尙未知道對方人的姓氏，真是笑話；然而她也不知道我的姓名，我諒她也是要知道的，但可是問起來，却好像很有困難，延挨了一會，才訕訕的說：

「可笑我還沒有曉得你的姓名，這我未免太疏忽了啊！」

在他告訴我姓黃名明珠的當兒，我就將我的名刺授給了她；她說出她

的住所時，臉上突然一紅；我又告訴她寓在大和棧，臉上却也烘烘的熱起來了。我就此別了她回寓，不知她在什麼時候離開A園的。

三月初二日。自那日A園聚首，祛除了一切浮惑，一大半證實了她是我愛戀我，我的相思就更刻骨了；我認定她是可戀的，並非妄想。但自二十六日以後，反而不能常在窗中看見她；有時看見，彼此都一笑，她就立刻背轉了身，沒有從前那麼長時間的互視。得意之後忽復失望，這又是非始料所及，我們在形跡上，好像愈疏遠，不求進展而欲保持從前的狀態，——在兩邊窗子裏作長時間的互視——似竟不可能了！於是我不由的很悲哀。同時生活危險還照舊不斷的侵襲我的心房，賬房陳先生難看的面孔，快要呈入眼簾了，我很恐怖，便自然的有了「回故鄉去」的動機！

「回故鄉去，」這是多麼難堪的事，何況是爲了在故鄉不能立足才到上海來的！到了上海，又不料遇見這麼一個奇妙的女子，我這處境，就好像立在河邊鬆的泥土上，鬆着身子向河中取水草，水草還不一定能夠取得到，鬆的泥土早禁不住人體的重量而陷下去了。我的理智本來隨時在誥誡我；然而既不願離開鬆的泥土，水草又勢在必取，其實，可嘆呀！我一眼望下去，四周竟是廣大無際的鬆的泥土，何嘗有一些些堅實的泥土足以容我立足呢！

這水草我終於不肯捨，似乎是五彩的顏色，雖然距我所立的地方很遠；把身子儘量的俯下去，並非完全沒有到手的希望。這時候我立在窗口，凝望了一回，藕腔的熱情，突然又燃燒起來，發癩一般的走到馬路上，在

她的門口，向裏瞧去，——這已非祇一次，癡想得久了就有這種發了怔忡的舉動；然而並沒有瞧見過她。我疑心她到A園去了，但是前昨兩天，我也曾到A園去尋覓過，沒有，在亭子上坐了一回再走回來，兩條腿子就有些走不動。我還記得不期邂逅的那一天，跑回寓所，不知不覺竟走過了大和棧，好像A園和大和棧的距離，靠近得只有數十步似的。——我想再到A園去，因了前昨兩天的失望，便中止了。我還是立在門口向裏望。

望了好久依舊望不見；走回我的房裏，對面的窗口也依舊空空然！非常怨望的坐在床上想了一下，再跑出去，從天色微黯一直到全黑下來；她門口一張圓的大電燈已放出雪白的光亮，我還是沒有看見她，臨睡又走到她門口一次，側身在門外細聽裏面，亦毫無聲息，這才絕望的回來睡了。

既睡以後還起來向窗外望了好久。

三月初三日。由自家寓處走出去，在她門外立一會，失望的走回來；不久又去，去了又回來，這差不多成爲我的刻板課程了。上午出去看了幾個朋友，不消說，是爲了我生存的問題。午後溫理舊課，在第二次，才看見她面容寂寞的走出門外，不自然的向我點點頭，就立在我身旁；我一時反而不安起來，要避開她，她忽然低低的說：

「我知道了，你這幾天不大離我這門口，你——聚賢街滄洲旅館，你在七八點鐘去尋朱蓉卿，芙蓉之蓉，公卿之卿，明白麼？聚賢街滄洲旅館。」

「明白的。」心地模糊的低應了一聲；其時有兩個青年且談且行的走過

她翩然進去了；我却呆然不動，不知多少時候，耳畔還聽得這麼說：

「聚賢街滄洲旅館，朱蓉卿，芙蓉之蓉，公卿之卿。」

我突然又大驚；回過頭去不見了她，模糊的心地，這才不模糊；隨即又狂喜，真個要當做夢境。「滄洲旅館，朱蓉卿」，只是在耳畔說着，一剎時變成鐘一般的響亮，自家心地裏有了迴聲，終於渾身的血管沸熱的旺流起來，

等到七點敲過八點還未到，我就向聚賢街走去，心裏想：「我去赴情人的約了，也有今天。」同時又不免惶惑，她究竟是不是約我來的？或者我聽錯，或者她的話並非對我講；但隨即又不顧這些，無論如何，我總是站在鬆的泥土上的人了，不去取那水草也找不到堅實的泥土，反正都不過

如此，我還顧慮些什麼？於是我就放大了膽子去尋，直被我尋得了滄洲旅館。

從旅客一覽表上發見了朱蓉卿，我的心突突的跳起來了。朱蓉卿是寫在一百五十六號的下面，問明了茶房，這一號房間是在三層樓；走上去，心還是不住的跳。一百五十六號的房門關着，我伸手叩了一下，忽然又懷疑：朱蓉卿是不是黃明珠的化身？但這懷疑也很暫，房門開下來一看，果然是她，立刻我的心地又模糊了。

「進來！」

我隨手重新關上了門；她說過一聲「進來」後，就默然不響，我也沒有發言，至於久久。

這境界才是神祕咧；不論什麼，都含有神祕之意！她，居然，約了我到這裏來；房間裏的桌子，床，以及床上的被，和其他一切，都神祕！我再看她的臉，確是我天天在窗口看見的她，也就是在△園邂逅的她，她叫做黃明珠，是她親口告訴過我的。

我們就足足緘默了一刻鐘，她才悄然說：

「光漢君！我們最好不談從前，只談談今後，你看怎樣？」這是她第一次直呼我名。

「好！我們就是這樣。」

「不過，看你的身上，大概不甚得意，你個人的從前，可以告訴我，也不必諱飾，我的力量也許能夠幫助你。」

我聽了很淒然；低頭付了一下，也就將一切告訴了她。她點點頭說：

「今天你就睡在這裏罷。」

「你呢？」我率然說。說出來後才覺得太冒失，但是她並不愠，反而微笑，現一種親密的樣子說：

「我回去，明天我再來；這裏的房間，我預備住一個月，你從今天起，不必再回大和棧去了；明天我給錢你去結賬，反正你是沒有職業的。」

事實竟然這樣的出人意外，我沉醉在溫語中，只有答應，同時愈感到神祕，我的理智全然不能解釋這喜劇的奇妙背景。她走出這房間後，我還是呆呆的想，眼睛注視着懸在空際的電燈。

三月初四日。我就在神祕的空氣裏，度過了一夜；今天起來，茶房侍

候我盥洗，不住的用一種驚奇的目光上下打量我，我又很不安，這還是布棉袍所招致的不安罷！十一點鐘光景她來了；看了我一眼後，低頭微嘆；但隨即就換了一副笑容；說：

「光漢君！你以為不像是事實罷？」

「誠然，我有此疑惑，彷彿昨夜還不知睡在什麼地方的！」我也笑了。
「這就是一幕神祕的劇，我們都是演員，背後却不知有什麼人導演着，演員照例不澈底明瞭導演的意思，有時動作上還不免大背編定了的劇本，我們差不多犯了這毛病了，在思想中：——光漢君！你且去料理個人私事罷！這裏是二百塊錢鈔票，你只管求滿你的欲望去做，做完了事就回來；我在不論何時都得來看你的；最好你無事就不必離開這裏，外面也應該

盡一種守祕的義務。」

「我決不洩出去。」接受二百塊錢鈔票時，我簡單答了最重要的一句；對於她其餘的話，也還是只感到神祕，全部意識中充滿了迷茫的意味。

懷了這筆巨款，我的膽氣驟壯了；同時又躊躇：這二百塊錢怎樣去支配呢？她囑我「只管求滿欲望」，當然，身上衣着有更換之必要的，二百塊錢足敷支配；可是怎樣去更換？沒有幫助我的人，便很困難；最後我想定就在衣店裏更換罷，舊的棄掉本不足惜，衣店中人也不會認識我。於是，我先到大和棧結賬，——很爽快的結賬，並且自今天起，聲明脫離；賬房陳先生驚奇的問：

「有了高就麼？」

「是的。」我隨口答，從一大疊鈔票中抽取了不及十分之一的小部分，交給他手；他的態度更驚奇，但並沒有追問。

「人的榮枯本來不可以預測的，」我傲然自語着，在他驚奇的目光中轉身走上樓，很慷慨的給了老薛五元一張票子，老薛還問：

「你高就在那裏？奚先生！」

我含糊的說：「報館裏，」即着手收拾東西，一個皮箱，網籃，書，老薛熱心的幫助我細紮；我討厭起來了說：「暫寄在這裏罷，假使我一個月不來取，就送給你，現在我拿了去，毫沒有用處。」老薛說：「好！我替你保管好了；你有暇，也還得到這裏來玩玩啊；畢竟住了一個多月！」老薛有些不捨的神情，我笑着點點頭，就取了幾本心愛的書和要緊信札，

用報紙包了一小包，只向對面窗子看了一眼，別樣沒有什麼可戀的走出來了。

費了三十分鐘的工夫，我自德大衣莊出來，就改了一個樣子；也不過費了九十幾元代價，從短衫褲一直到馬褂，全是新的，祇有短衫褲須帶回旅館更換，然後又去購帽和鞋子，自家看看，已非常滿足了，走回旅館被茶房們一注視，忽又是一陣子侷促不安，但不久也就夷然。

下午她來了；對我周身看了一下，臉上現出歡意的笑，我反而低垂了頭，不勝羞慚！她却很大方的說：

「二百塊錢夠了麼？」

「夠！還多了有八十塊錢。」

「放在身邊零用罷；如果不夠，我這裏還有。」

這無論如何，都要使我發生感激的心情；我抬起頭來，像兒子見了慈母一般的望望她，——雖然太形容得過分了，但是事實上，慈母也不過如此！我要把心裏的感激表示一下，却不知怎樣說，終於仍舊低了頭。

忽而又聽得一聲吁；我慌張起來，忙又抬起頭；她却低下頭去了，「噯！你爲什麼嘆氣啊？」我問着，她久久不開口；我起身立到她身邊去，握住她一隻手，——這未免膽大一些，然而在當時並不覺，「你爲什麼嘆氣呢？」我不放心的再問。她回首看一看房門，「關着呢，」我測知她的心意，告訴她；她再抬頭看了我一眼，唇吻翕張，似乎要答覆，但開始還是一聲「吁」，嘆氣之後，隨即又微笑，才說：

「我不嘆氣，我看了你很喜欢；至少這總是一件非常興味的事。」

我說：「不僅是興味的事，在我就好比獲到樂神的優遇，將我引導到樂園裏，自昨日起！」

她大笑起來，拉緊了我的手，說：「那末我就是樂神。」

「誰說你不是樂神呢？」我說，於是我們便因此一語，互啓了話匣，由房間裏陳設談起，說到其他，說到時局，又說到社會；稍止了一刻又談；詞窮了再稍停；到後來便不知有多少話，說也說不完。但彼此都不提我們從前的相互關係。再到後來，我的性的野心，不禁如火一般的狂熾了。

晚上，我們在旅館裏同吃晚飯，心裏就盤算着：怎樣才可以滿足我的欲望，達到我最終的目的？我若是直截要求，又如何措詞呢？雖然房間內

只有兩個人。——吃完了飯，她移坐在床上，我也偎依着坐下，大家低了頭，都默默然，只不知她的心理，可同我一樣？我便先試探一句：

「你今天回去麼？」

她仰首注視着我的臉，且不管；我的手不知不覺的加於她的肩，乘勢又把身子移近，兩個人的頭，並在一起，我的心就禁不住直跳，——異樣的跳，幾乎跳出腔子以外來。同時有一種電力，由心脈傳達周身各部，周身便立刻燥熱，終於臉上也像火一般的燒，我就差不多要被這電力溶化了。她，依然癡望着我的臉，重行垂下頭去才低低答道：

「我——我不回去。」

「不回去，」雖然說得低，跳入我的耳鼓却很響，我咽喉中乾燥的急促

着說：

「你能夠不回去麼？我——」

我的聲音也顫起來了，涎唾都咽不下；咽喉的乾燥全不是茶和水菓所能解。靜靜的聆一下，她的呼吸也很不勻，傾側着頭倒在我懷中來；馥馥的髮香，沁入鼻觀，我更沉醉了。情勢的緊張，就像將要爆裂的炸彈一般，雖欲使這顆炸彈不爆裂，已經不可能，我口中就不期然迸出「姊姊」兩個字來：

「姊姊！」我低呼着，我的眼兒半閉着，兩個人的身體愈挪近，房中的電燈便嫌太亮。在這時候，什麼都不顧，便是死，我只希望稍後一小時，她如應允了我的要求，死也不足恤。「姊姊！」再呼了一聲。我的咽喉愈乾

燥，心裏愈跳，聽得她低應了我一聲「弟弟，」我便緊緊擁抱住她並倒在床上了；我什麼也不顧的狂吻她的櫻唇，她的頰，她的鼻，她的額頭，「這做什麼？」她問着，聲音和我一樣的顫動。「不！姊姊！」我氣促地答着。「你坑死我了」，「姊姊！好姊姊！你允了我罷！」「門呢？」「我去關，姊姊！」

三月初五日。經過了昨夜，我們的精神，就完全溶為一體，所談的話，當然與從前兩樣；我的膽子也大了起來，在午後，她橫睡在床上，我坐在她身旁，因為我曾聽老薛說過，就不期然談起了陳震春。

「近來陳震春更得意了！原任警察廳長，又兼了全省剿匪司令，算得山陳一個紅人——」

「你也曉得他？」她很詫異似的。

「我曉得的；不過，我聽說他的年紀已不小，怎麼會娶你的呢？」

「談到了這些就乏味；假使告訴你，又不是一兩句講得完的，還是不必說。」

「噯！你告訴我。」

「告訴你，」她忽然又中止，定睛注視着帳頂，好一會才繼續說：「這還不是一件悲痛的故事！你也應能以常理測知的。他今年五十二歲了，不但有正室，還有一個妾，無論如何，我對他總不會生出什麼愛來；我的父親才不過四十歲呢！」

「令尊在那裏？」

「最初就是在警察廳裏當科長，現在在山東做縣知事，——」她說到這裏，面色一變，似乎欲淚的樣子。

「唔！」大概我已能領悟，然而究竟不知怎麼會構成婚姻的，於是再問：

「你的父親作主嫁了他的麼？」

「不！我的父親也是極不願的；那一年，父親托人推薦，在濟南警察廳裏任司法科長，不久就將我的母親和我及妹妹從上海接了去，——」

「你是上海人？」我驕問一句。

「是的。我們一家都搬到濟南後，不及一年，警察廳長換了陳震春了，我父親的司法科長，還聯任下去。大約就在他接任廳長的第五個月，他的正室過五十歲，濟南的政界人物，都去拜壽，父親當然也是賀客之一；

那天真熱鬧，雖祇一個警察廳長，因為陳震春是督辦的舅子，所以開動了全城。第一日宴男賓，第二日又照樣設筵，宴請一般賀客的內眷，那時我的母親，本不願赴席，父親說：「我是他的屬員，怎能不赴呢？」母親還不肯，父親就命我同母親去，這才勉強去了。於是陳震春才能夠看見我。」

「看見了怎樣呢？」我驚奇的問。

「壽筵是設在他自己公館裏的。所到的女賓並不多；他看見我後，隨時就問悉了我，是黃仲濤——她的父親——的女兒。——」

「問悉了又怎樣呢？」我愈加驚奇了。

「你知道陳震春是何等人麼？還不是和強盜一樣！他們的思想行為，就

同強盜差不多！但在當時，却不曾有什麼無禮的舉動。」

「後來如何？」

「後來，他問我的父親，我會配了塔沒有？我父親直率的說沒有。其實，——她頓了一頓，再說：「我的意中，却已有了一個未來的夫塔；他叫做洪雁秋——」

我點點說：「洪雁秋，——你們兩下曾有過婚議麼？」

「那當然，就只沒有向父母說明，我們的口頭上，都願偕白首的，雁秋還是我的姨弟，我們預料一經正式向彼此的家長提出要求，決不會駁斥，彼此的家長，看了我們的形跡，也未嘗不明白，只可惜因循自誤，終於就發生了雁秋被害我遭恥辱的大悲劇！我們的深仇也終於沒有報復的一日！

「怎麼，洪雁秋怎麼被害的？」

「陳震春聽說我沒有配塔，隔不到半個月，就遣了個媒人，向我父親要求，要討我做第二房姨太太；父親大驚，我也誓死決不降身辱志，並且將願婚雁秋的話乘此說出來；果然父親不反對；但陳震春那邊，沒法拒絕，便趕緊徵得雁春母親的同意，正式訂了婚約，却推說是一禮拜前剛剛擇配的，陳震春大概很明白，所以不久，雁秋在一個夜裏，就被人槍殺，直到如今，也沒有查出兇手，成爲一件疑案！」

「這於陳震春總有點關係罷？」

「不僅與陳震春有關係，恐怕就是陳震春所主使也說不定；因爲洪雁秋

被害後只一個月，父親忽也遭人誣告，說是受賄，更有一件盜案，誣供有我父親分贓；陳震春不究虛實，隨即撤差，並囚禁在獄中；然而當時我們還不疑；後來那個媒人又向我父親說：你如肯把女兒嫁給廳長，那末不但可以宣告無罪，恢復原職，還擔保到督辦那裏薦任一個縣知事。這樣，我爲了父親的緣故，才不得已而嫁的！」

說到這裏，暫告一段落，彼此都默然；她很悲哀；我却很憤怒，也倒身下去，在她身前撫摩了一會，我又問：

「陳震春用種種陰謀，將你娶了去，可見得愛你了，怎麼還肯讓你一個人在上海呢？」

她大概不願意答，所以先將眼睛斜睨了我一下，似乎說：「你太累贅

了！」但她到底不忍過拂我的意，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做引子，然後說：「我不是告訴你過，他已先有了個姨太太麼？年紀雖不小，却會吃醋，開始數月，還能夠相安無事，後來就藉故大鬧，原來他對於正室，並不看眼裏；反而怕這位姨太太，怕得非常利害。其實，我本是絕端的恨他，厭他，誰還同她一般無意識，要學那卑賤的女子，爭風吃醋。但她不諒解，總以敵意視我，我不屑與較，她却說我也怕她了，於是我的處境，愈陷入悲慘，差不多是待死的人兒！這一回，又彼此三角式的大鬧了一場，我不能堪，便要求到上海迴避一下；他果然還很愛我，不忍見我受凌，准我回來，我這才同了母親和妹子，重履故鄉。然而不久，只怕仍舊要到山東去的。

我聽了很可憐；但聽到最後，忽又感到一種不快，忙問：「你大約在上海有多少日子呢？」

「這倒料不定，不過我總不願意離開上海的，」她又斜睨了我一眼，微笑說：「爲了你，我更不願意離開上海啊！」

我又不禁大喜，還要再問她爲何愛上我，恐怕她難堪，所以沒有問；接着又談了一些閒天；她說肚子餓了，便喊茶房去叫了兩碗麵來。

三月初十日。我在溫磨甜蜜中過了這幾天，嘗到了有錢人的况味，和那大和棧的生活相較，便不啻這裏是天堂，那兒是地獄！但我再想到怎麼會由地獄而超升天堂的，也還覺得模糊，周身被包圍在神祕裏，她，越發的和我親愛了，常這麼說：「時局大不對，山東終究不是他們的山東；到

那時候，他們還不是一逃了事，我這一生，便完全付托在你身上，你不能負我！」我無非是矢志不負，竭力慰她；但我胸中的那個氣團，終於打不破，我也還感到煩悶。今天，她又用玉臂鉤住我的頸，這麼說了：

「光漢！你會得他日變了心麼？陳震春，那是我非殺掉他，不足以雪恨的；你才是我的人，我今後幸福所繫的人，你不能負我！」

照例發了一陣子的誓，使她不疑，我終於鼓勇冒着不韙的問：

「明珠！我一向抱着疑團，不敢動問；現在既視我爲今後幸福所繫的人，已沒有忌諱的必要，那麼，你不妨告訴我，怎麼會如此愛我的？我想這裏面總有原因。」

她忽而很淒然，聲音放低的說：「到現在，我還有什麼不好說的；想

到從前，也還是由於你的癡心，這我早就看出來了。大概我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便在窗中看見你，當時很吃驚，光漢！你那裏知道，我可愛的洪雁秋，和你的面貌，竟是一般無二，第一次看見，我幾乎疑惑雁秋沒有死；但一細瞧，却略爲有點不像。我因此便思念起雁秋來；想起雁秋便在窗口望你；最初也不過慰情較勝，把你當做雁秋的靈魂兒，並不是愛你。當然，女子注意男子，無論如何，這男子總不免誤會，你就是如此！後來A園邂逅，不惹情而惹情，你向我招呼，我若是不理，那就絕人太甚，何況我還有這麼一段隱史。而當時的事實，也是不及思量而相互致意的，這裏面，就好像真有夙緣，雖欲擺脫，亦有所不能，而在我，尤其是無可奈何！由A園回來，便多了一重煩惱，幾次欲前又退，壓抑住我躍躍的心，而這

顆心終究躍躍不定；不知不覺間，已墮入魔障了！」她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我惟有傾聽，只說了一聲「唔！」她又說：「你的癡念就比我還利害，在窗口看不見我，還追到我門口來，你每來一次，我都知道，其時我正在壓抑住我的心，所以總迴避着，不使你看見我；然而到底壓抑不住我的熱情，終於和你一樣的燃燒起來，一切不顧，什麼也不顧，——光漢！明白了麼？我把你就視如雁秋再生，當時怎樣愛雁秋的，也怎樣的愛你。」

「唔！」我還只說了這一個字，點點頭，突然情不自禁的擁抱住她，吻她的頰道：「誠然，我比你癡得利害，決不會負你的，聰明的人，放心罷！」

三月二十五日。滄洲旅館一百五十六號，成爲我的幸福之宮，我是終

日不甚他往的，她也以在這裏的時間爲最多，上海又沒有陳震春方面的人，只有她的生母和妹子，毫無束縛，她要到那裏，就到那裏，沒有人干涉的。據她告訴我：她的母親已曉得我們的事了，並不反對，只囑她秘密些。於是她更獲得安慰，從前的悲哀，完全冰釋，重新做了一個快樂的人！

下午她到公館裏去，不久就回來，面色沉鬱着，一望便知她心裏總有什麼不快意的事；我問了一下，她也就告訴我說：

「我要到山東去了。」

「什麼？」我很吃驚，「怎麼突然之間，就要到山東去？早先也沒有聽見你講起。」

「本來我不願意離開上海的，那邊打了電報來，叫我去，我便非常躊躇

「今天才來的電報麼？」

「剛剛來的，並且叫我就動身。」

「電報上怎麼說的？能不能遲些時再動身麼？」我又很惶然。

「電報上說：那一個姨太太同直隸娘家去了，有好些時的耽擱；所以叫我動身去。」

於是我們商議了一會，她的意思，叫我也到山東去；那邊很多機會，憑她的手段，可以令我也弄一個官做，做了官，乘此撈一筆，準備將來過一世的快樂日子，我想這倒也不錯，那邊既有電來，她不能不去，去了將我藏在上海，又自然捨不得；她的意思，確算得兩全其美。而且能做官弄

錢，預先築好了幸福的基礎，未來的快樂，就要比現在還加一倍，有什麼不同呢？何況現在也還不是完全分離，至多不過不能像在滄洲旅館裏這麼天天在一起罷了。

有了這一個商議的結果，彼此心裏都鬆爽。她說：「到了濟南，你還是在旅館裏住下，或者也照實告訴父親，請父親幫助想法子，那就一點破綻也沒有了。」我說：「這固然很好，但你的父親肯讓你自由麼？」她笑起來說：「父親和母親是一樣的，一點沒有問題，你不要自己先就擔心。都有我呢。」

大概明天不是後天，我們就得動身；她和我商定之後，便回去料理行裝，我這裏沒有什麼可收拾的，然而也要準備準備。對於上海，這時倒也

不免生一種依戀之感！

四月初二日。我們是上月二十七日動身的，到了濟南，她就叫我在明華旅館裏住下，爲的這裏近於陳震春的公館，她來去很便當。我住了幾天，自然感到寂寞，她總不能像在上海一般，自由來去的；就是到來，也不過幾十分鐘，便催促不安，而且不會有一夜留宿在這裏過，形跡上的疏遠，簡直和普通朋友一樣！

我在寂寞無聊中，只是盼望她到來，直等到傍晚，方才會晤，她是僱乘街車來的，臉色很愉悅，走進我的房間就說：

「我的父親來了。」

「你的父親——」我注意的說：「是在那一縣做知事呢？」

「口縣，他到省上來有事，大約有好幾天勾留，我想使你們見面一下好麼？」

「那倒——」我躊躇着。她接着說：

「不要緊，當然由我先將你向父親說明；不要緊的，我徵得父親的同意後，再領導你去見。因為我們的事情，還是托了父親妥當些。」

「隨你罷！」我無可無不可的說。

「你的意思，是要在那一界任事？我們決定了再請父親進行。最好不離開濟南，——」

「我也不願意離開濟南；但是在濟南，——」我沉思一回，說：「當然要就警察方面打算，在警界裏獨當一面的，就不過是區署長。」

「區署長，好，我姑且同父親商量一下，能不能到陳震春那裏去說情。」

「但我沒有警界的資格呀，」我顧慮的說。

「這倒不成問題，至多不過出一筆運動費，陳震春很愛財的。假使能夠說你是我們的至戚，就便當了；然而我們做事非求妥適不可，也要同父親去商量的。」

「那末就等你同父親商量過後再說。」於是這一個問題，就此中止，再說下去，也討論不出什麼來。她臨走時，又丟下三十元；其實在上海動身時所給我的五十元，至今還餘賸小半數呢。

四月初四日。我從本地的報上，也看到黃仲濤縣長因公來省的消息，

但却沒有記出是什麼公務。才吃過飯，她就來了；在床沿上坐下，只是睜着一雙杏眼在我身上亂瞧，臉上現出得意的笑，最後還看看我的臉，滿足似的點點頭，好像賞鑒什麼美術品一般。「這做什麼啊？」我不禁蹙味一笑，衝動了熱烈的愛，奔上去，也在床沿上坐下，緊偎着她問道：「你只是看定我，不認得我了麼？」

「很可以見得我的父親，光漢！」，她稱讚的說。

「唔！你是考慮我能不能見你父親的；鄉下的人，只怕見不得，見了要惹你父親發笑。」

「怎麼見不得，這般丰標在濟南城裏恐怕找不出第二個來！你，太客氣了！」

「我們大笑了一陣，她才敘容說：

「正經事要緊，你即刻隨我去罷，距此不遠的齊魯大旅社，父親就在那兒等你。」

「這時候就同你去？」我立時放出一副正經面孔來，「怎麼好去見呢？平時又不相識。」

「我同父親商量過了；父親說，可以設法；但須看看你的人，有沒有做署長的樣子，虧你還是男子，倒害羞起來，小孩子才怕見生人咧！」

「笑話！現在的男子，誰還怕見生人，爲了這人是你的父親，所以才躊躇，見了面總不免難爲情。」

「還有我同你一起去，不是叫你一個人去見啊。」她忽然不耐似的立將

起來，命令式的催促道：「噯，把馬褂着起來罷，我就不歡喜這樣伸伸縮縮的樣子！」

我沒法，默默的着好馬褂；一走罷！她又催促了一聲，便一齊走出房外來，鎖了門，同到馬路上僱了兩乘車子，拉向齊魯大旅社去。不久我們便立在她父親的房間前，她低低的說：「不要說別樣，只不過是會會面的性質，我們的事情父親都明瞭了。」我點點頭，她就首先揭開了門帘跨進去，我隨着。

走進門後便不免一陣心跳，房裏的陳設無暇看，只看到一位圓面孔留着八字鬚的中年男子，態度很大方，滿面笑容，極謙恭的起身讓我坐下；就有當差的送了杯茶來。

「這便是奚光漢君。」她的態度比較我還從容，將我向他父親介紹後，接着便對我說：「這是家父。」我立起身來恭肅的喚了一聲「老伯！」

她父親彎腰應着，稍停就問：「從前你可曾做過什麼事麼？」

「並沒有在機關裏做過事。」我直率的答，同時感覺一種慚意似的。

「沒有做過事，」她父親把眼睛望到天花板上，想了一會又說：「你在什麼學校裏畢業的，輟學以後可曾學習過職業呢？」

我真慚愧，初中並沒有修滿，也沒學有過職業，若是照實的說出來，他老人家就更灰心；只好這樣說：「我是在中學畢業的，專門職業沒有學過，畢業下來便專習國文，請了一個先生在家裏；一年前在我的故鄉裏，任過一家報館的編輯。」

大概還是「報館的編輯」引起她父親滿意，抹一抹嘴上的八字鬚，說：「本來不難，文學有根底便隨便什麼事都好做；這樣，你先去買一本違警律看看罷，我這裏還有很多關於警政的書，待我檢出來，着人送去。你寓在明華旅館是第幾號房間呢？」

我在當中應過一聲「是，」這時便把房間的號數說了。他又道：「你寫下來，如有名刺，就寫在名刺的反面，留在我這裏，免得忘記。」

我遵命取出張名刺，用自來水筆將旅館及房間號數寫下來，交給她父親；他把名刺的正反面都看過，無言的藏到皮夾中去，便和我談起報館事業來；談了好久才告別，還是同了她一齊走出門的；但是出門後，她就回公館，我一人乘車返寓，在路上想想方才的事，也還是覺得神祕。世界上

固然難尋同樣的她，也沒有像她父親這樣的父親！

回到旅館憶起她父親的囑咐，便寫了一張條子，叫茶房到書坊裏買了一本違警律來。

四月初六日。晨間她父親遣人送來一大批關於警政的書，積極的期待我似的；我被支配在這充滿了喜氣的環境裏，精神就振作不少，從前的困苦，像被一陣狂風吹散，連影子也沒有了。爲的不久要做警官，違警律早看了好幾遍，雖然離開書講不出內容的條款來。

她不能天天來看我，倒也是失意的事，想到上海，心裏就浮出些悵惘來！但我假使能退一步想，或者還要稱幸，然而人類誰肯退一步想的！人類的意欲就和矢發於弦一樣，除非在半途遇到堅性的阻礙，才會中折，可

是我們又不曾遇到阻礙，我依然在進程中，至少總盼望她隔一天來看我一次。

昨天沒有來；今天等到午後，她還是不來，我不免怨望了！再耐心的等，直至七點鐘敲過，才見她現身在我面前，愉悅的氣色裏，含有一種匆遽的的神情，坐下之後重又立起，「父親已向陳震春薦過了，說是他的得意學生，做過警官，並代你開具了一份履歷，這裏是副本，你記好了。」我接過履歷副本，還沒有看，她又說：「事情很有希望，我明天再取三百塊錢，請父親送給他；其實還可以轉移到我囊中來，不過使父親推薦的力量，加厚一層罷了。你要早些準備，唔！這都是關於警政的書麼？很好！發表之日，大概也不過半月以內。」說完，向我笑了笑，猛可的又進前吻

我的頰，「我去了！」她說，真的就這樣去了！

這情形便彷彿下了一陣驟雨，一切都不及准備，剛尋到暫避的所在，雨又止了，我連一句話也沒有說，耳畔只聽得簌簌的聒了一下，抬起頭來她就不見，自家也不由笑起來。趕忙看履歷，才二十一歲却寫做三十歲了，憑空的多活了九年。

四月十八日。這纔是叫人最喜歡的事呀！半個月光陰在半快樂半悵惘更兼一種不安定的狀態中過去，好像很長久！今天十一點光景，警察廳裏派當差的送來一件委任狀，那時我尚在旅館後面的空地上散步，茶房奔得很吃力的來喊我說：

「奚先生！你原來在這裏，警察廳裏送了公事來了。」

「警察廳裏的公事，」我愕然的想着，隨即就想到：一定是委任狀，心旌忽而搖搖起來；走進旅館便看見一千人都在驚奇的等候我，其實我與他們真是不相干的；態度不能不鎮靜，雖然心旌還在搖搖着。我差不多目不旁瞬的走入自家的房間，接受了委任狀，賞了當差的十塊錢，然後展開來看：

「茲委任奚光漢爲第三區警察署長，此令。」

匆匆看過就收起來，好像聽得門外談話聲很雜，也聽不清說的什麼。不多一會，又將委任狀取出來，心理上要背了人細看似的，可恨房門外的人，來來往往，總也不絕。我不知怎樣才好，狂喜的反應，便宛然將兩隻腳踏入空虛，神志也不清，歸結還是希望她來，定一個遵循的辦法。

然而今天她並沒有來！

四月十九日。也是十一點鐘光景，她來了，還是同前天一樣的匆遽，

她說：

「這些時他不甚到廳裏和司令部去，一切公事都送到公館中來批閱，所以我就不能分身；可是到這裏來勤了，也不是好事情，要令人懷疑的，形迹上還是疏遠點爲妙。昨天不是已將委任狀送了來麼？」

「收到了，怎麼樣接任呢？」我不禁請示似的問。

她笑起來，說：「大概今天父親那裏總有熟手薦給你的，我在前數天便寫信給父親預備了：薦來的人，一定攜有父親的親筆函，你看看函中的話，便知誰可倚賴誰不可倚賴，要緊的人也不過需要一位罷了。午後你先

到廳裏謝委，等候父親方面的人來了，然後再和前任接洽交代也不遲。」
「謝委，——」我又困難起來。她便告訴我應說的話，又教我午後兩點鐘去。

於是我就按時到警察廳裏謝委，還幸沒有失態。到晚上，果然有三個人到旅館裏來見我，是她父親派來的，內中一個叫陸熹，薦信上教我委任一個重要職務，說他對於警務很熟悉，凡事皆可就商，當然，我遵她父親的命，什麼事都付托了他。

四月二十日。今天和前任接洽交代。

四月二十二日。今天接任第三區警察署長。

六月十四日。做了不及兩個月的署長，有陸熹從旁贊助，警界的情形

，便已很熟悉了。那陸烹，真是個聰明人，兩月相處，就成爲密切的朋友，他說她父親是他的受業師，從前她父親任司法科長，他就隨同辦事，後來又跟到口縣去；這回是特地派來幫助我的，我當然十分信任。在最初，我與她的關係，本來絕端守祕；隨便什麼人面前都不洩漏的，不知怎樣，陸烹竟曉得了，並且曉得我們有一夜在齊魯大旅社幽會過，第二天，他用滑稽口吻，吞吐其詞的戲謔我，我很吃驚，結果我因一時的感情衝動，反而明白告訴了他，既告訴之後，又懊悔起來，要求他守祕，他自然指天誓日的決不洩漏，我們的交誼，便從此更深了一層，到現在，也不過才半個月罷了。今天她又從電話裏，約我晚上七時到齊魯大旅社去，房間在樓上，是二百六十三號，我按時而往，不多一會她便也來了，略略問了我署中

的近狀，就說：

「我們這樣子總不能滿足，你做了署長倒反使得多數人知道你名字，容易叫人注意了！濟南不比上海，這是顯然的，我想你最好在僻靜之區租一所房子，作爲私宅；不久他——那陳震春——第一個姨太太就要回到這裏來，無須我日夜伴他，遇有機會，我也好到你私宅中去。」

我贊成說：「這辦法很好，我也曾這樣想過的，明天我就去尋覓相當的房屋，也不必要怎樣寬大罷？」

「只要地段相宜，房屋清潔就夠了。」她首肯的說。

我們靜默了一會，都感到不安！但是熱情的燃燒，忽然又鼓盪一時；我們的需要，終於不可免，然而結果却還是將「不安」擴大到極強烈的程

度，快樂裏面已經寓有若干煩惱的成分了！未及十一時，她就匆匆回公館去。

六月十五日。昨夜她走過後，我也回到署中就寢，在床上輾轉思維了兩小時之久，方才入睡着，這一睡，就和死了一般。模糊之間，似乎有人推我醒來，我眼睛總也睜不開，又似乎有人大聲在我耳畔呼道：

「光漢！光漢！快醒！快醒！」

這麼呼着，我還模糊說：「吵的什麼呢！」

「快些醒！岔子出得不小！黃明珠——她——死了！」

「什麼？」我大吃一驚，睜眼看時，是陸熹，便一躍起來，問道：「你說的什麼？」

「黃明珠死了！」陸熹的喉音放低下來。

「怎麼死的？」我駭然問。睡魔已不知去向。

「表面上說是急病身死，其實是陳震春用手槍擊死的；恐怕你也有危險

•

「啊！」我更駭然，渾身流出冷汗。「她怎麼會被他擊死？」

「昨晚你們是不是又在齊魯大旅社幽會？」

我遲疑了一下，才說，「是的。」

「不知什麼人得了這消息，向陳震春那邊告密，陳震春隨即悄悄派人到齊魯大旅社捕捉，恰巧你們剛剛離了旅社，沒有捉得到；不久她就一人回去了。於是便發生了這慘劇！」

「我們在旅社裏，誰曉得呢？」

「你還在夢中！外面人曉得你們祕密的很不少，自己總當做人不知鬼不覺，其實天下什麼事能永久瞞過人的！」

「陳震春也不至於拿手槍擊死她啊？」

「嘻！陳震春是什麼出身的人，你不知道麼！據說，昨夜他怒責黃明珠，明珠忽也使起性子來，不伏罪；於是他更怒，掏出手槍來就要開，她還挺住他，叫他開，因此陳震春在盛怒之下，便將她打死了！」

「唉！我的明珠！」我又驚又悲，不禁哭起來了。

陸嘉頓足說：「光漢！你糊塗了！此刻豈是哭的時候？逃命要緊，濟南還有你的立足地嗎？」

我又駭了一跳，渾身像是沃了涼水，不知所措，惶恐說：「逃麼，逃到那裏呢？」

「趕快逃離了濟南再說，遲一刻恐怕就要遭毒手；當此戰亂時候，陳震春既兼任全省剿匪司令，又是督辦的舅子，要殺掉你，真不算一回事，你即刻乘火車逃罷！」

我一時已沒了主意；逃呢，這許多東西怎麼帶？若是統統丟下來，單身逃走，又有點捨不得。只得央求陸熹幫忙，手忙腳亂的將那值錢的和要緊的幾件東西，裝入兩個箱子，另一個小皮箱，提在手裏，僱了兩輛車子，拉往火車站，還有很多的東西，只好眼睜睜的拋下了！腔子裏的一顆心，似已失掉，手足也嚇得冰冷，坐到火車上，胸口還在劇跳，直至開行，

驚魂才稍定，冷汗却依然不住的流。

這時期中，革命軍正在逐步進展，交通阻滯，開到那裏是那裏；我還以為至少可達m縣，却不道才開到S鎮，已近於火線了。火車只好停下來，新的恐怖又侵襲我的心房！

這夜便睡在S鎮的一家客棧裏。

六月十六日。兩軍還在原陣地，S鎮上有錢的人家，也早已四散奔逃了；只有那些窮漢和我們一般「有家歸不得」的旅人，進退維谷，困在危境裏！土匪乘時而起，殺人越貨就同家常便飯一般，一點不希奇，我怎麼不恐怖，只是縮在客棧裏不敢出來。下午聽說離我的客棧不遠有兩個人家被搶，還傷了一個人，我便更怕得利害，自家也知道必難倖免，但又想不

強盜就當場開箱子，所貯的書籍文件和照片，傾滿了一地，翻出一千五百元鈔幣，都取了去，首領似的人在一千五百元中取出十元的兩張鈔幣，擲在地下道：「賞給你做盤川罷！」

空的小箱子還留着，總算他們發了善心了；但是一掌之賜，直到夜深，疼痛還未少減！

日記就此完了；我記得由S鎮再逃到上海時，是六月二十一日，在這一天，不免想起二月初一日由故鄉到上海的一天，景況差不多，好像腳接在一起，當中五個月不到的光陰，宛然從睡夢中過去，是幻境，不類事實，這天是六月二十一，二月初一便是昨天！

紅皮小叢書每種內容述畧

上海的研究

徐國楨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作者，把極深刻的眼光，窺探上海社會的整個而作一有系統的論述。立意嚴正，詞鋒爽利，有如單刀直入，勇不可當。共分五章，十四節。雖然篇幅有限，而理論上的透澈，已覺入神入骨；所以本書不但理解方面有獨到之處，就是筆力的雄厚暢快，也是十分難得。凡是居留上海，或曾到上海，或尚未到過上海的人們，都可由中得到一個對於上海社會的深切認識。研究程序如下：「先把整個的上海一談，然後分論及上海社會的各個方面，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藝術、宗教、道德、風俗、習慣、習慣、習慣；更由分而合，談及兩性間的戀愛問題。」

關於女人及其他

徐國楨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包含作品六篇，而「關於女人」一篇，佔全書篇幅之半，共萬餘言。前半篇是作者對於女人的觀感；後半篇是分論女人本身所包含的性質。討論非常週到，見解更極高超，關心婦女問題

的人，不可不讀。其餘五篇，爲：說話與放屁，人與人之間，感想的在人類，馬路上所得的感慨與感慨的安慰等，都是作者情感上的發洩；有大膽的發揮，與痛快的言論，讀後，在腦神經上可以受到一個相當的新的刺激。

湖山味

張慧劍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是一本美的小品文字的集子。牠的抒寫的對象，是在由上海到揚州到南京的旅途之中的瑣碎；可是事實雖然瑣碎，而寫來却極其輕盈惹人愛戀，翻開書來，有清芬撲面之概。這是本書特點之所在，也是愛好文藝者所不可不加以賞覽的，因爲錯過了實在太可惜。分：寫於揚州，寫於南京，及附錄三門，節目共十五則，這裏從略。

丈母娘借傘

徐卓呆著 一冊定價三角

作者，是一位著名的滑稽家；這裏所寫的，就是他最擅長的滑稽小品文字。而且，用筆極其輕靈，和他以前所作的同性質的書，大不相同。因爲，這裏所寫的，不但意思滑稽，文字也都美化了。共十三篇，有故事，有諷片，都是肚皮都笑得痛的資料。篇名從略。

醉後嗅蘋果

徐卓呆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也是非常滑稽的。如：醉後嗅蘋果，古董花瓶的耳朵，樓梯上吃麵，十二月裏吃餛飩麥，黃金萬兩等篇，都是講蘇州地方的一個滑稽家朱福保的故事；橄欖葉致富，講的是名醫葉天士的故事；笑話祖師，講的是紀曉嵐的故事；武松打虎，講的是一位票友串戲的故事；麻雀大王，講的是一件關於賭的故事；二小姐受茶，講的是一個土匪的故事；福氣抬轎，講的是一件養兒子的故事。事情既滑稽，寫得也活潑。

良人

陳靄麓著 一冊定價三角

摘取古書上著名的故事的片段，而用近代的小說藝術加以描寫和演述，使牠成爲一篇近體小說；這是本書寫作上的總目標。關於這一類作品，國內雖然也有人嘗試，然而極少；實在，太難了一些！本書作者對於小說的藝術上，素極勇敢，這本冊子裏包含的作品，雖只七篇，而作者在藝術上的收穫，已頗足「很欣慰地」微笑一下了。牠是小說的園地中的一枝等萬的向所不容易見的鮮花，朋友們，大家來欣賞一下吧！篇名如下：良人，却妾，梁下，絳雪丹，入天台，白鶴，二

寫手。

湖上

陳鶴麓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所包含的，共七篇，是作者的散文集。牠的滋味，是甜而帶酸，更有一些苦的成分。——不但有熱烈得發燒似的情感流露着，字句的鍛鍊，也是極嚴密而更幽麗，很足醉人！其中如：湖上，藍霞，淖今雲三篇，寫作上更見力量，確是不易多得的佳作，放過了不看，就不能算是文藝的愛好者了。其餘四篇爲：Moon Palace，舟中，浪漫的一夕，妻老爹的悲觀。

幻跡

王天恨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是把日記體裁敘述的一件有系統的事情。因爲是日記體，而作者在描寫上，更很有功夫，因此，就加倍的覺得真切了。事情的大要：那位書中主人翁，起初很窮，忽然遇到了一個奇女子，於是不但不窮，而且做官；其後女子被殺，就又因故逃到了上海。曲折離奇，寫得更是極爲動人。

四角戀愛

趙蒼狂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共短篇小說五篇，都是情文並茂，不可多得的作品。第一篇四角戀愛，是寫一個抱博愛主義的浪漫女子；第二篇得馬，是寫一件際富遺失的事件，而以跑馬做背景；第三篇佳偶，是寫一個交際明星的婚姻問題，尤其致力於衰落時代的描寫，讀了有靈氣迴腸之感；第四篇心理與時代，把老年婦人與青年婦人的心理上的矛盾之點，似明鏡也似照映出來了；第五篇再會，是寫一位老處女，寫法側重於心理上的表現。

弄堂博士

趙蒼狂著 一冊定價三角

上海的弄堂中的情形之複雜，大概到過上海的人，都能知道。要把這種情形一貫地寫出來，實是非常不容易的。本書能在二萬言中把上海弄堂中的複雜情形，來一個概括的表現，確是十分可貴的。至於牠的情節，自然，也是極為有趣的；我們只要看到最後的一句：「E N 是萬歲！大阿福瘦瘦而且大的屁股無恙！」是多麼的迷人呀！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初版

幻跡 (全一冊)

(定價銀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不准翻印

發行者	印刷者	出版者	著作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王天恨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82

1019

